

不薄新书爱旧书

某回接受媒体专访,谈及新书旧书的关系,我脱口而出,说自己“不薄新书爱旧书”。这话初闻很简单,实则内蕴深厚,值得一说。

近百年前,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一册畅销书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,第一篇“谈读书”,有这么一段:“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。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,实在毫无价值。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,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。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,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,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。”话说得很委婉,骨子里还是拒绝“流行的新书”,提倡阅读那些“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”。

我的态度没有朱先生那么决绝,曾撰文辨析不同国家、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对于“经典”的不同理解,还有“经典”与“流行”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峙与对话的关系。因此,我不敢完全谢绝“流行的新书”。只是面对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的现状,确实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。反躬自省,明知新书中有不少精品,但承认个人时间及精力有限,只能更多照顾自家书房中那些老住户。并非恋物,也不纯粹是怀旧,就因为翻阅旧书时,有可能重新面对自家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,感觉上更为厚重与立体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晓得人生有限,能读的好书实在太有限了,因此,不能不挑食,倾向于阅读那些自觉有趣而且读得懂,还与自家生命历程相关的图书。可以是新书,但以旧书为主。新书有钱就能买到,旧书则不见得,有时候,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。

我说的“旧书”,不是古书店里昂贵的秘籍珍本,也不是旧书店中两三折的减价图书,而是藏在自家书房的某一角落,平日里难得见面,但犹如多年故交,“不思量,自难忘”的书籍。表面上有点破旧,来历却很不一样,每本都能讲出一堆故事。这样的旧书,刻着时间印记,带着个人情感,有温度,存记忆,不可复制,独一无二,承载着往日的好时光,值得再三摩挲。某种意义上,那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书籍不仅仅是摆设,刚进家门时,确实只有物质形态;可经过阅读、把玩与品味,逐渐融入我的生命与记忆中。多年后,青灯下独自面对,俨然是无话不谈的老友。借用辛弃疾的词——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但这里有个前提,那些书必须是曾经直接面对、多少有过交流与对话的。坦白交代,书房巍峨,好些书其实没有这样的幸运。

藏书再多,若未曾读过,只是物质占有,意义不大。最好是刚入门时,略为翻阅,并写下最初的印象,免得“一入侯门深似海”。道理浅显,但真正实行起来,很不容易。那天收拾藏书,发现一大本《陈夏买书志》,撰于1987年9月的“小引”中,谈及买书五乐,其中有曰:“买书归来,随意翻阅,赏其书香扑鼻,叹其高论惊人。亦有大呼上当,捧书长叹之时。读好书手舞足蹈,却未必见贤思齐;睹浊物嬉笑怒骂,倒令我立志著述。好好坏坏,皆有可喜之处,此其乐五。”应该说,立意不错,只是很难坚持。最早一则写于1987年9月24日,2000多字;最晚一则是1990年4月16日,只有短短五行。也就是说,持续时间不到三年,且越写越简单,最后只剩下购书时间及书名。

为了督促自己不忘初心,我曾以《陈夏买书志》为素材,在《瞭望周刊》连载《逛书摊》。那则写于1988年12月的《〈逛书摊〉小引》,谈及自己年来颇喜买书,唯恐变成了业余图书馆员。于是,买书、藏书的同时,也时时记下翻书、读书的感受与体会:“买了书而不翻不读,在我总有一种负罪感,就好像请来了朋友而又撇下人家不理。可要读完每本刚买来的书,又实在不必要也不可能。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,强迫自己三五天内,把刚买来的书随便翻翻,获得大概的印象,有兴趣就读下去,没兴趣则为日后的阅读提供‘索引’。”很可惜,小引加13则短文,坚持不到一年,也无疾而终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家中藏书越来越多,工作也越来越忙,好多书籍入藏后,并无认真晤面的机会,真是愧对众多好书。虽有强烈的求知欲,但被日常事务挤压,或忙着撰写专业著述,不能心无旁骛、自由自在地阅读,见到好书,拿起又放下,一不小心便咫尺天涯,对此,深感遗憾。

平日里读书,很少写详细的批注,只是重点画线。即便如此,看着那些高高低低、深深浅浅的曲线,遥想昔日读书情景,揣摩当初的心情与感受,还是蛮有趣的。比如那天翻阅王瑶先生著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,上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,封面盖父亲的印;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,封面有母亲的签名。父母当年购藏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上下册,明显都认真读过,书上画了很多红线。日后我报考北大博士生时,也曾使用这两册书,只是每个人画线风格不同,还是能大致判断。两代人的阅读痕迹,或重合,或分离,能不引人遐思?

面对满屋子旧书,感情十分复杂,有的当初痴迷,如今已扬弃;有的初见时无感,今天却颇为惊艳,这样的例子,比比皆是。所谓时势的变迁,所谓生命的痕迹,所谓阅读的进步,就体现在无数当年格外珍惜、如今可能蒙尘的“旧书”上。所有这些,岂是装帧越来越讲究的新书所能取代的?

来源:人民日报



穆旦是谁?

他因2025年高考作文上了热搜



在刚刚结束的2025年高考中,语文全国一卷的作文题干材料来自三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:除了老舍的小说《鼓书艺人》,还有两首现代诗——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和穆旦的《赞美》。这三部作品都写于抗战时期,与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个节点相契合。

老舍和艾青的作品都进过中学语文课本,是考生耳熟能详的人物,比如老舍《济南的冬天》、艾青《大堰河我的保姆》。相比而言,穆旦和他的作品大众知名度较低,显得有点“冷门”。因此“穆旦是谁”等相关词条也上了热搜。

**他点燃了“普希金热”
被誉为“现代汉语诗歌第一人”**

穆旦是谁?他是金庸的堂兄,是清华园里师从闻一多的高材生。他曾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当助教。曾投笔从戎奔赴抗战一线,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。后留学美国,跟杨振宁等就读同一所学校。作家王小波曾隔空认他为文学上的“师承”。2025年6月,高考语文作文让他在互联网上“出圈”,也让这位诗人和翻译家被更多大众读者所知。

穆旦的诗作与翻译,深刻影响过中文世界的文学表达,有“现代汉语诗歌第一人”的美誉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编选的《现代诗钞》,选入穆旦诗11首,数量之多,仅次于徐志摩。

穆旦的翻译作品也让普希金、雪莱、拜伦在中文世界“重生”,在文学圈点燃了“普希金热”,直接影响了包括王小波在内的几代作家。王小波在《我的师承》中直言,自己写作的语感来自穆旦的诗歌译本,自己从中得到的帮助“比中国近代一切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。”可以说,穆旦称得上是“作家中的作家”“诗人中的诗人”。

高考语文考试一结束,穆旦的诗在不少诗人作家的朋友圈刷了屏,不断有人晒出自己收藏的穆旦诗集,开始讨论这位突然被曝光在大众视线中的诗人。

**他是金庸的堂兄
曾参加对日作战,译作等身**
穆旦原名查良铮。跟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同属浙江海宁查氏大家族,两人是堂兄弟关系。穆旦比金庸大6岁。穆旦的穆和且,是他的姓“查”字拆开,把上面的“木”改为“穆”得来的。金庸本名查良

镛,“金庸”是把“镛”拆分为二取的笔名。从他们取的笔名,倒是可以看出这对堂兄弟的思路如出一辙。

穆旦在天津长大,中学读南开,大学读清华,受到当时最好的精英学术系统教育。他置身于汉语诗歌创作的第一现场,年纪轻轻就定义了一种新型的现代诗。但真正塑造穆旦的,除了象牙塔里的精英训练,还有丰富的生活内容。上大学期间,穆旦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湖南,在长沙临时大学就读,后又西迁到云南昆明。

时年虚岁21岁的穆旦加入了由闻一多等师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其间经历了68天、日行32公里的长途跋涉。正因为有此不平凡的两千里步行经验,穆旦体会到了“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”。走过大西南,诗人才知道,“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……”这种生活经历也为他那首上了高考试卷的诗作《赞美》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生活经验和基础。

1942年,穆旦本来已在西南联大执教,担任外文系助教,但出于报国之心,他投笔从戎,报名参加中国人缅远征军,在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中校翻译官。在缅甸战场,他参加了对日作战,其间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险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,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,穆旦强烈的民族大义显得如此突出,令人动容。1953年,穆旦留学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。教学之外,他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,以本名“查良铮”翻译出版普希金、雪莱、济慈等人的诗作,为汉语新诗补充养分。1950年代,穆旦的校友李道和、杨振宁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,堂弟金庸在香港连载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名声震动华人圈,而穆旦此时在南开大学默默无闻从事着低调的文学翻译工作。

曾被遗忘的星星,终将重新闪耀。穆旦对汉语文学所作的贡献,也被铭记在册。相信随着更多人认识他,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发掘、传播和理解。他的名字不如同辈响亮,但他的诗与译作,早已成为汉语文学的一块地基石。当高考试题中出现他的诗句,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,更是在提醒我们:真正的文学,从不是热闹的喧嚣,而是安静的深流。

来源:华西都市报